

刁文集

杨葆生

《习文集》序言

时光飞逝,随着年龄的增长,近年来,工作上的事没有了,家务上的事也少了,社会活动方面的事虽然还有点但也不多了。于是就有了时间,翻翻老照片,理理故纸堆,整整旧簿本。这样,把过去写的讲稿,文稿,信稿还有读书心得,学习小结等等,六七个方面约四十多篇,结集成为《习文集》留作一个纪念,并以此感谢那些曾经教过我语文的老师,“学生文章没写好,补交一本作文簿来了”。

作者

2004. 6. 13(八十岁生日)

目录

《习文集》序言

故土篇

故土,门第和童年	(2)
中、小学及私塾教育	(5)
春天蚕豆情结	(8)
叫卖声声	(10)

校园篇

东昌中学建校初期部份教工通讯录序 /1995 年	(14)
往事历历忆东昌 /1999 年	(16)
贺诗与贺辞	(19)
——为海运学校成立 30 周年作 /1989 年	
培养跨世纪海运人材	(21)
——祝海运学校建校 40 周年 /1998 年	
提高质量为培养“明白人”而努力	(23)
——祝外贸学院建院 30 周年 /1990 年	
教学质量是职工教育的生命线	(27)
(为《中国造船职工教育史料集》作) /1991 年	
上海党校学习小结	(29)
(离休干部第 36 期)/1996 年	
参与党建工作与老有所学老有所为/2002 年	(34)
师生聚会其乐无穷/2003 年	(36)
(祝寿会上的讲话)	

日记三则	(39)
一、海上劳动生活的一天 /1959 年	(39)
二、金桥收油菜 /1959 年	(41)
三、崇明围垦记 /1961 年	(43)

师友篇

斯人已去 风范长存	(48)
——悼念汪乃昌同志 /1995 年	
周楠老师 您好! /1995 年	(51)
九五老人施蛰存教授拜访记 /1998 年	(53)
纪念赵述义同志逝世一周年 /2000 年	(55)
送王青学/2000 年	(58)
“开会去”……请走好	(60)
——悼念胡远声同志	
何文逵同志追思会小记 /2003 年	(62)
挽联集	(65)

暨南篇

上海校友会的十年 /1995 年	(70)
《暨南沪讯》第 42 期编后话 /1995 年	(74)
为校园照片送展写的导言 /1995 年	(76)
从青年工作干部到国际问题专家	(78)
——陈启懋教授之路(与董世雄合写) /1996 年	
身在三峡 情系海内	(82)
——喜读田昭武兄《佳节思亲情悠悠》 /1997 年	

愿老校友生活得好些、再好些	(84)
——走访三位老学长记 /1999 年	
荧屏讲学 誉满江南	(86)
——记统计学家马家善学长 /1995 年	
拜谒长寿人 赠送长寿书 /2000 年	(90)
一张照片 一件往事 /2000 年	(92)
亦师亦友竟忘年	(95)
——记与马家善学长交往 /2003 年	

红心篇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	(98)
——纪念上海解放 50 周年 /1999 年	
黎明前后	(101)
——1948 年末 1949 年初的暨大校园 /1989 年	
老有所为 壮心不已 /1989 年	(105)
想起宣誓那一天	(107)
——纪念建党 80 周年 /2001 年	
夕阳余辉献仙霞 /1996 年	(109)
思想要常新 理想应永存 /2002 年	(110)
“霞光热线”延伸到松江 /2002 年	(112)

其它、附录篇

青松挺且直	(116)
——我校老干部游青松城记 /1997 年	
关于越江大桥命名给市长的信 /1990 年	(118)
旅京教诸甥古文记 /1978 年	(120)

谈“争”	(121)
读《吕氏春秋》“察今篇”有感 /1962 年	(123)
《习诗集》序言 /2003 年	(125)
尽量写短文 /2004 年	(127)
附录一:郑 洸上海暨大我人生征程的重要界碑	(128)
附录二:朱宗尧 忠诚教育事业的杨葆生学长	(132)
——暨大上海校友会人物记之一	
附录三:应启繁 巴山夜雨笑颜多	(135)
——万、渝、沪常四地校友座谈盛会纪略	
后记	(137)

故
土
篇

故土、门第和童年

我出生在京杭大运河旁的小城江苏淮阴（现改淮安市），这一段运河又叫里运河（古称邗沟）。说起淮阴还小有名气，淮阴侯韩信更是妇孺皆知。清光绪以前，津浦路尚未修筑，运河以其舟楫之利，担负着漕运、盐运重任。且早年南方各省的举子进京会试，都得先乘船到清江浦起岸，雇上骡马大车，直北经山东，直隶（即河北）进京。京官派赴南方任职也得先乘车马从旱路到清江浦再买舟南下。所以淮阴成为“南船北马”中转集散之地，商贾云集，城市繁荣。我生也晚（1925年），其时津浦路已通，淮阴地位一落千丈，但仍为淮

属数县(淮阴淮安涟水泗阳沐阳等。)经济文化之中心。

原来的淮阴县城很小,南北仅一里许,东西稍长亦不过三米左右,真乃弹丸之地。从运河大闸口经繁华的花街,入东门,顺东门大街数百步向南便是空心街,这里有条小巷叫影壁巷,二号便是我家老宅。宅门朝西共有十七间屋,前后分两院,前院有客厅、厢房、堆柴房、门房共七间,厢房当时为大伯母和尚未出阁的秀琳二姐居住,后院有十间,正堂屋朝南三间,中间是堂屋供起居之用,左右两间卧房,分别为二祖母和母亲所住。下堂屋朝北也是三间,中间是堂屋供起居之用,左侧为三祖母卧室,右侧为厨房及过道。二、三祖母还有母亲的卧室外均有一小间与住房相毗邻的小厢房叫“龙梢”。主卧与厢房、厢房与厢房间,均有侧门相通。整个建筑面积不大,但却窗明几净,阳光充足,适宜居住。

我祖父兄弟二人(随叔伯兄弟大排行他们为老二、老三)原学裁缝手艺,因躲避太平天国战乱,从南边迁徙到苏北经商致富,置有上述房产,还曾拥有好几处店铺,从我能记事起,只剩下影壁巷房屋和一爿酱园店(还是与一位姓华的两家合伙的)了。

我为二祖父母的长孙,三祖父母没有子女。父亲兄弟二人,大伯早逝,大伯母家有两位堂姐,大姐已出嫁,大伯母和二堂姐与我们共同生活。所以老二、三两房均由我父亲“兼祧”(即继承)。我出生不久,两位祖父先后去世,两位祖母都是我的亲祖母。说来也巧,她们是嫡亲姐妹成为妯娌。所以在我童年记忆里,留下一个亲情融洽和睦家庭的印象。

在家为长孙的我,在外婆家呢?由于我母亲是舅姨中年年龄较小却又是第一个“得子”的,故而也受到长辈们的宠爱。

我对家庭出身一栏曾填为商人(小城市资产阶级)。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依据经营实况评为“小业主”。从一个家道尚可的商人(有一处房产,几间店铺)不到十年光景,就卖掉房屋,盘出店铺,仅剩一点养家糊口的小本经营。何以至此?大概一是因抗战家中先遭抢,后又生意萧条;二是家中人口增多;三是父亲为人老实受欺,资金亏蚀。所以童年时期,一方面有过比较优裕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常看到祖母,母亲泪流满面地把积攒的金银手饰交给父亲变卖的景象。家道中落就是一本生动的教材。正如鲁迅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真面目”。这些对我确是留下深深的印象,受到深刻的教育。

母亲读过书但文化不高,为人能干而极富同情心,她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两位祖母出身书香人家,自祖父去世后,她们把当家理财之事一股脑儿推给媳妇(我母亲)“当政”,终日看书,消遣,并主动担负起育孙,课孙之责,自三岁起我即睡在三祖母床侧。两位祖母庭训甚严,诸如坐立行走,言谈举止都须中规中矩。不成功课定遭责罚。她们对我的熏陶和从小的严格训练,使我终身受益。祖母是淮安人,按淮安叫法把祖母叫为“太太”,我们兄妹称三祖母为“好太太”,加了一个“好”字十分贴切,全家老小没有不尊敬这两位老人的。

那时,没有学前教育,我的学前教育,就是祖母们的庭训和早晚课诵。五岁入陈老夫子塾馆启蒙,大概读了两年不到,插班入县立袁江小学三年级。高小则在省立淮阴师范附小毕业。

综上所述,我的童年教育实是由三方面组成:祖母们的庭训,私塾和小学。大人们给我的评价(亦即烙印吧)概括起来也就六个字“听话、学好、勤奋”。

中、小学及私塾教育

约在 1931(或 32)年,二舅公陈勉之先生(我祖母的二弟,教育界人士)带我插班进县立袁江小学三年级。学校在东门内大源巷,离城墙根不远。校长姓陈,班主任姜虹园老师,既教语文又教图画。记得的还有地理老师陈锺麟,体育老师曹墨一等。虽然只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小学,但赫然竖立在校门口三个字校训“学做人”却显目而令人难忘。

当时每周有一次全校的集会,叫“纪念周”。面对国父孙中山遗像先由校长领诵“总理遗嘱”。校长、主任训话时还要结合不同时期的要求围绕着“学做人”这个主题作简短的

报告或训示。在袁江小学还有二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很重视体育，同学中不少人不仅爱体育爱锻炼还精通武术，这些同学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有徐世骧，王大权。二是很重视发挥学生们写作特长。高年级同学在教师鼓励下向当地报纸副刊投稿，还集结出版了《新芽》铅印小册子使高年级同学的佳作，在校中广为流传。这对促使学生学好语文爱好文艺都是很有帮助和促进的。

五年级起，我转学到省立淮师附小，不久抗日战争开始，学校为免遭敌机轰炸，改到近郊上课。班主任是杜友崧老师同班好友有赵学海，邬文祥等每天上学和放学途中，由于要经过许多土路和小河沟，就留下许多童年趣事，如捉蝌蚪，赤脚嬉水等。

初中是在私立成志初级中学，这时，抗战已经开始，江苏省会先迁到淮阴再转到农村，省立中学也已搬迁到农村离城很远的地方去了。在成志读了一年不到，淮阴县城就沦陷了。成志中学师资阵容当时是很强的，国文教师乔伯夷，英文锁钥，体育王国元，音乐沈元漪，美术黄绍九等，在淮阴教育界中确是佼佼者。

淮阴县城沦陷前我随家人到淮安盐河北一带农村去避难。后来这些地方也沦陷了，我家再也无力搬迁别处，只得返回县城敌占区。这时没有学校读书，一方面协助父母做做酱园店中的杂务零活，一方面师从原在省民众教育馆任教的夏光亚老师(后来成为我的岳父)补习国文等课程，约一年余。其他初中课程主要靠看书自学。

1940年暑假，考进苏北第三师范(后改为淮阴师范)，同年级有两个班，我在师一乙班。在师范整整读了三年，于

1943 年毕业，获学校颁发的“己立立人”奖状并分配到省立模范小学当教员。

在淮阴从私塾启蒙，上小学，读初中，补习自学再到进师范，断断续续，勉勉强强接受了十余年教育。显然，不完整，不顺利，还很不理想，但却很真实，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那个破落的家庭的一些特点与特征。同时也不难看出当时与我一样既不甘心与命运妥协又找不到与之抗争之路的青年学子们在彷徨中前进的苦难历程。



作者中学生



童年大妹(一岁)作者(三岁)

春天，蚕豆情结

某年四月，三妹从北京来信说北京好象没有春天，冬天刚过马上就会三十几度热起来，我也有同感，虽然上海的纬度跟北京的相差不少，但同样的感觉是“春季没有故乡长”。是时隔半个世纪气候有所变动？还是人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变易？我没有研究，反正直觉是冬衣尚未打包，就得赶紧检出夏衣单衫，穿夹衣（薄毛衣）的机会简直不多。老妻与我有同感，小辈们在上海长大，对此则全然不察了。

于是怀念起故乡（淮阴）的春天。记忆中，家乡的春天好象特别长，初春经常是“春

寒料峭”，仲春也少有暖的迹象，记得有一年，大概是 1944 年吧，小满季节还脱不掉棉衣裤哩！直到春末夏初，才开始暖和起来。

故乡的春天勾起我蚕豆情结，那些年每逢春日，上市的蚕豆特别多，我们家人又特别爱吃蚕豆，雪里蕻炒蚕豆百吃不厌，肉片炒蚕豆则别有风味，祖母对蚕豆更是“情有独钟”，不仅爱吃蚕豆做的菜，而且以糖水煮豆瓣当补品，将蚕豆软皮晒干后烘制成“豆壳茶”当消暑饮料，如今冷饮名目繁多，“豆壳茶”已绝迹多年了。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当时故乡还有些小贩，身背竹笆斗沿街叫卖“五香蚕豆！”掀开棉盖头，又热，又烂的蚕豆，诱人香气扑鼻而来，此种消闲食品，后来在外地从未见过，听说这一“行”在故乡也早已消失。



淮安周总理纪念馆

左起作者夫妇、孙(中间)弟、弟媳

叫卖声声

不同的城市各有其不同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积淀,不同的叫卖声,也是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北京人吆喝“冰糖葫芦”,粗犷而高亢带有燕赵慷慨悲歌的气势,上海街头里弄一声“檀香橄榄要哇!”婉转而抑扬,饱含水乡软语的柔情……

记忆中,我的故乡江苏淮阳(现改淮安市)县城内,市井叫卖声虽不像京、沪等大城市那样突出(突出显现的原因恐怕影视等传媒功不可没),但林林总总倒也不少。

“洋(白)糖粽子”。用箬叶包裹的三角粽子,热气腾腾现剥现卖,撒上白砂糖,很受儿

童们青睐。

卖糖粥者沿街不用叫卖，只消两根竹筒一敲，发出“笃笃笃”地声音，儿童们听到“笃笃笃”，便催大人“买糖粥”了。

提起“锅儿山芋”至今还垂涎欲滴。其实就是山芋选得好，火候掌握得好，文火烘煨而成，红的皮、黄的瓤、浓的汁、甘甜可口，回味无穷。

还有“五香蚕豆”、“桂花汤圆”、“筒儿糕”等等，不胜枚举。

回忆我青少年时代，亦即上世的三、四十年代，在故乡众多市井叫卖声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又甜、又酥——脆麻花”了。每逢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位清癯瘦弱老人的叫卖声，总会传遍大街小巷。这就是“又甜、又酥、脆麻花”。老人嗓音虽不宏亮但亦不沙哑，抑扬顿挫，凄怆中带有节奏感。老人的生意常年不衰，邑人分析原因有五：一是准时，每晚深夜必到；二是补缺，店铺已打烊；三是方便，送货到家门口；四是货色地道，扁平麻花新鲜、松脆、微甜、略带桔味；五是叫卖声别有风味引人入胜。不少人就是冲着这一声心甘情愿掏钱的。

当时我正在补习中学课程，每夜背读古文，遇到文章枯燥，便两眼蒙眬，昏然欲睡，听到一声叫卖，便觉精神一振。心想，一位瘦弱老者，为了生计，不避寒暑，餐风沐露，更残漏尽还在沿街叫卖。我不过晚睡点，人累点灯下夜读这点辛苦还算得什么。

多年以后，在扬州拜望昔日在淮师教我们数学的魏敏老师，他是北方人，当年曾客居淮阴，谈起往日旧事，第一件他想到的竟是这深更半夜的叫卖声：“又甜、又酥、脆麻花”。并说“走遍大江南北，再未见到有那样好的麻花、再没听到那样令